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

第四十九回 楊欽暗獻地理圖 世忠計破藏金窟

詩曰： 烽煙戈甲正重重，血戰將軍漂杵紅。擬向圍場定狐兔，博取天山早掛弓。

說話那些標槍手，一齊殺將出來，牛皋便叫：「元帥快走！待我斷後。」岳爺忙向腰間拔出寶劍，望外殺出。牛皋舞動雙劍，且戰且走。來到二門，祇見張保手執佩刀，保住馬匹，大叫：「元帥！牛將軍！快請上馬，好讓小人擋住後頭。」岳爺、牛皋慌忙上馬，不期前面丟下板凳傢伙，橫滿一地。後面標槍手又追來。張保一刀砍死一個，奪過一杆槍來，連挑幾人。牛皋回首，又打死□來個。那些標槍手不敢上前。張保把槍將板登條桌挑開。三人方出一層，兩邊屋上瓦片如雨點一般打下來，三人俱打得頭青臉腫，冒著險拚命跑出門外邊。雷家五將左右殺來。岳爺三人正在招架廝殺，忽聽得吶喊聲響，楊再興一馬衝來，手起一槍，把雷仁挑下馬來。雷義舉起鐵錘打來，楊再興架開錘，回手一槍，正中雷義心窩，翻身落馬。恰好岳雲飛馬上來，先保了元帥三人出寨，楊再興在後跟著。那雷家三兄弟使刀的使刀，舉叉的舉叉，帶領兵卒追上來。楊再興大怒，撥回馬，使開這杆滾銀槍，左飛右舞，一連把三將挑死。再把眾兵大殺一陣，方纔收兵，趕上岳爺。一同回轉澶州，進了城，來到帥府，眾將俱來請安。元帥命紀錄官記了楊將軍、牛皋、張保三人的功勞。又命牛皋、張保到後營調治，不表。

再說王佐來見楊么，將岳爺逃回之事奏明。楊么好生懊惱，用計不成，反折了雷家五將！命王佐：「且自回營，待孤家另思別計便了。」當時王佐辭了楊么，自回寨中，不提。

且說岳元帥昇帳，有軍士來報：「啟上大老爺，今有韓世忠元帥帶領水軍□萬，大小戰船，已在水口扎成水寨，特來報知。」岳元帥大喜，即忙帶了張保，前往水寨拜候。軍士報進水寨，韓元帥大開寨門迎接進寨。二人見禮坐定，韓元帥問道：「大元戎到此，與楊么打過幾仗了？」岳元帥道：「不知虛實，尚未與他交兵。若定戰期，還仗老元戎相助一臂！」韓元帥連稱：「不敢！」吩咐擺宴款待。二人上席對飲，談論了一回。看那天色已晚將下來，岳爺辭別，韓元帥送出水寨。

岳爺上了馬，沿湖一路探看，那洞庭湖真個波濤萬頃，水天一色。遠遠望見那君山上宮殿巍巍，旗幟密密，□分雄壯。正在觀看，忽見水面上一隻小船，使著雙槳，望著邊岸蕩來。張保看見後首有一帶茂林，便叫元帥：「那隻小船來了，且進林子裡躲一躲。」岳爺忙進林中，張保也走了進來窺看。祇見那隻小船直抵湖岸，艄子把船攏好。船艙裡走出一個人來，四面張望，口中自言自語的道：「我明明看見有兩個人在此，怎麼不見了？」張保見那人手無軍器，便提棍走出林中，大喝一聲：「那裡來的奸細，到此窺探？」那人道：「我那裡是奸細？要見岳元帥幹一件功勞的。」張保道：「既要見元帥，卻好在此，你且跟我來。」那人就跟著張保走進林中。張保指著岳爺道：「這就是元帥。不知有何事？」那人便向爺跪下道：「小人乃是楊么的族弟，名喚楊欽。因逆兄不知天命，妄行叛逆，小人要保全祖宗血食，無門可見元帥。方纔有事過湖，見元帥獨騎而行，意是宋朝將官，欲投托求見。不意天幸，得遇元帥。元帥若不見疑，可於明日晚間，約準到此一會。小人獻一計，可滅逆兄。萬勿失信！」元帥道：「你既知順逆來歸，何不就同本帥歸宋，反要明日再見？」楊欽道：「元帥身為大將，豈不知機事不密，決無成功？小人既以身許國，豈不欲早投大寨？但小人手無縛雞之力，又未修習行兵之道，於事無益。祇有一隱情，必須秘密。倘少有泄漏，不獨無功，反多周折也！」岳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準於明日到此領教便了。」楊欽叩頭辭別了元帥，下船而去。

岳爺同張保回城，安歇了一夜。到次日下午，岳爺暗暗的命張憲、楊再興、岳雲、王貴田將，各帶三千人馬，在於湖邊四處埋伏。但看流星為號，即殺出救應。若安然無事，聽炮聲回營。四將領令，各自埋伏去了。

到了臨晚，元帥喚過張保來吩咐道：「你可獨自前去，見機而行。倘有意外之變，可將流星放起，自有救應。」張保道：「不妨！小人走得快，若是不答對，我自跑了回來就是。」岳爺道：「須要小心！」張保辭了岳爺，出城來到林中，等了一會，果然見一隻小船攏岸。楊欽走上岸來，張保走出林子外，叫一聲：「楊將軍來了麼？」楊欽道：「元帥在那裡？」張保道：「元帥偶染小恙，故命我到此等候。」楊欽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有一物，相煩面呈元帥。切不可被一人知覺！」就在身邊取出一個小小冊子，封固甚密，遞與張保，再四叮嚀，辭別下船。張保收了冊子，拔步回城，進帥府來。岳爺正在帳中，坐在燈下觀書等信。忽見張保回營來見，將楊欽之言稟明，把冊子呈上。岳爺拆開細看，心中暗喜，隨命張保出營施放號炮，令埋伏四將回營。

到了次日，岳爺帶了冊子出城，到水寨來見韓世忠，行禮坐定。岳爺請韓元帥屏去左右，好商量機密事情。韓元帥道：「為將者，全在上下同心。我手下將士如自己一般，有話不妨竟說。」岳爺即將冊子送過道：「有一功勞，特送與元帥。」韓元帥接來一看，原來是一幅地理圖，分注得明明白白，大喜道：「承讓此功，何以為謝？」岳爺道：「都是為朝廷出力，何出此言？」韓元帥道：「還懇元帥麾下撥幾位統制幫助幫助。」岳爺道：「少停便送來。」辭別起身，一竟回轉帥府，即點湯懷、王貴、牛皋、趙雲、周青、梁興、張顯、吉青人員統制，去助韓元帥。又吩咐道：「諸位將軍，到了韓元帥那裡，須要小心！若犯了軍令，無人解救。」眾將答應一聲，齊上馬出城，來見韓元帥，參見已畢。

韓爺大喜，遂命大公子韓尚德，同著曹成、曹亮等看守水寨。自己同二公子韓彥直，率領八員統制，帶領精兵五千，直到蛇盤山，離山□餘里，安下營盤。早有嘍囉報上蛇盤山去。

看官不知，這蛇盤山在千萬山深處，一路都是亂山高嶺，深篁密箐，路徑叢雜，極難識認。山中有一洞，名為藏金窟，乃是楊么的巢穴。楊么的父親楊梟，同著第三子楊賓，五子楊會，偽設護山丞相鄒天美，鎮國元帥燕必顯，輔國元帥燕必達，左衛將軍管師彥，右衛將軍沉鐵肩，還有護山太保二□名，護山勇士二千名，聚集嘍囉萬餘保守。出入不常，人跡罕到。所以前者官兵來剿，往往失利。不意楊欽將路徑細細畫成此冊，獻與岳爺，因此韓元帥得近山下紮營。

當時楊梟聞報，吃驚道：「宋兵怎能到得此間？必然我兒身邊有了奸細了！」楊賓、楊會一齊上前稟道：「父王且先捉了來將，再查察奸臣便了。」楊梟便問：「誰人下山去，打聽宋兵虛實？」當有元帥燕必顯上前領令願往。楊梟即命楊賓同去擒捉宋將。二人得令，一同上馬，帶領嘍囉下山，直到宋營討戰。

小校報進營中，韓元帥即命二公子出營迎敵。二公子應聲：「得令！」上馬領兵出營，來到陣前，大喝道：「賊將何名？天兵到此，還不下馬受縛？」燕必顯道：「我乃楊大王駕前鎮國大元帥燕必顯是也。你是何人，擅敢到此尋死？」韓彥直道：「我乃韓元帥二公子韓彥直便是。汝等逆天謀叛，特來擒你！」燕必顯大怒，提起八□二斤合扇刀，望韓彥直當頭砍來。韓彥直舞動那杆虎頭槍架住。一場好殺：

燕必顯虎頭豹眼，韓彥直齒白唇紅。虎頭槍欺霜傲雪，合扇刀掣電飛虹。那個真是離山猛虎，這個分明出海游龍。一個怒氣若雷吼，一個火發氣填胸。你殺我，捐軀馬革何曾惜；我殺你，願與皇家建大功。

兩個此戰到三□餘合，韓公子賣個破綻，回馬詐敗，燕必顯拍馬趕上。韓公子在腰間拔出金鞭，回轉馬耍的一鞭，正中燕必顯的左臂。燕必顯叫聲：「不好！」把身子一扭，回馬便走。二公子趕上，將勒甲條一把，輕輕提過來，橫在馬上。

那邊楊賓本是個無用之人，看見燕必顯被擒，欲待向前來搶，又恐敵不過；欲要退後，又恐人笑，祇指點眾嘍囉：「快殺上去救元帥！」眾嘍囉因是三大王指揮，又不敢不上前；欲待上前，料來怎生敵得過，祇得假意吶喊，進了一步，倒退了兩步。二公子見此光景，便把燕必顯擲下，叫軍士綁縛了，解往營中，自己回馬搖槍，飛一般的衝去。那些嘍囉，已挑死了幾□。楊賓正待逃走，二公子一馬已到面前，挺槍直刺。楊賓戰抖抖的，舉起手中這杆看樣方天畫戟來招架。二公子把槍鼻開畫戟，攔腰一把，已將楊賓擒過馬來。眾嘍囉俱各沒命的跑回山上去報信了。

二公子拿著得勝鼓回營，來見父親繳令。韓元帥命將二賊推過來，軍士得令，將燕必顯、楊賓二人推至帳前。楊賓垂頭喪氣的

跪下，那燕必顯立而不跪。韓元帥大喝道：「你這賊子既被擒來，怎敢不跪？」燕必顯道：「大丈夫被擒，要殺就殺，豈肯跪你？」元帥看見二人光景，便喝小校：「且將他二人監禁後營。待我破了他的巢穴，捉了楊梟，一同斬首。」小校得令，將二人監在後營。元帥又令兩個軍士暗暗吩咐如此如此。軍士得令行事，不表。

且說燕必顯、楊賓兩個鎖禁在營中，卻是每人一間囚房，緊緊對著，各人四名軍士看守，不容說話。到了晚間，那楊賓已是餓得肚裡鬼叫，瞪兩隻眼睛空望，卻見兩個小軍，一個托著一盤不知甚麼菜蔬，一個提著一大瓶，大約是酒，一手一蘿，大約是飯，走進對面房中去了。直至更深，也有一個小軍托著一碗粗飯，一碗冷不冷、熱不熱的白湯來，叫楊賓吃。那四個守軍卻是自己去取些酒飯自吃。楊賓看了，又氣又惱，看了那碗粗飯，反吃不下了，祇把那湯來呷了一口。又被那四個守軍，絮絮叨叨的罵了幾句：「刀口裡的東西，還使甚麼氣呢？終不然，老爺們反來供奉你這殺坯不成？且緊緊的縛一縛，好讓老爺們睡覺。」那四個守軍，又加上一條大鐵鏈，將楊賓捆在柱上，各自去睡了。楊賓沒奈何，死又不能死，活又不能活，止不住流下淚來，熬至一更時分，祇聽得外邊腳步響。楊賓側著耳朵細聽，恰像三四個人走入對門囚房裡去。好一會，又聽得有人出來，口內輕輕的祇說得一句：「都在小將身上。」聽他們仍出後營去了，楊賓心裡好不疑惑。

到了天明，韓元帥暗暗令趙雲、梁興、吉青、周青田將如此如此。又寫密書一封，差人到澶州城內去見岳元帥。岳元帥看了來書，打發來人外邊酒飯。命軍士到牢中吊出應死囚犯一名，來到後堂跪下。岳爺問道：「你叫甚名字？所犯何罪？」那犯人回稟道：「小人蔡勛，因酒醉失手打死了人，故問死罪。」岳爺道：「酒醉誤傷祇應問軍，不該死罪。今本帥有一事，你若幹得來，不獨無罪，而且有功。」那犯人聽了，便叩頭道：「若蒙大老爺免死，叫小人水裡火裡去也是情願。」岳爺道：「本帥有一馬後王橫，甚是得用。不意韓元帥聞知其名，今差人來要此人，本帥怎肯放他前去？若回絕他，又恐韓元帥見怪。你今可假扮裝束，冒名王橫，前去韓元帥營中，必然重用，但是不可洩漏。你可去得麼？」那囚犯好不快活，連連叩頭感謝：「元帥抬舉，小人怎敢洩漏？祇認真做個王橫就是了。」元帥即命軍士，將衣甲與他換了。隨即昇帳，傳韓元帥差人進見，差人跪下候令。岳爺吩咐後營：「喚王橫聽令！」軍士一聲答應，即時喚出假王橫來，跪在帳前。岳爺對著來人道：「元帥來書，要王橫去伏侍。但此人乃本帥得力之人，若非元帥來書懇切，決不能從命。今暫同你去，叫他伏侍元帥，待平賊之後，須當還我，不可失信。」來人唯唯答應。岳爺即命王橫：「且同來人去見韓元帥，須要小心服役，不可怠惰！」王橫領命，遂同了差人叩辭了元帥，出城上路。

來到營中，正值韓元帥昇帳，差人同了假王橫跪下繳令。韓元帥便問：「你就是王橫麼？」假王橫即叩頭應道：「小人便是馬後王橫，並無第二人。」元帥道：「本帥久聞岳元帥有個馬前張保，馬後王橫，□分得力。今暫著你做個隊長，掌管一百名軍士。倘有功勞，再行陞賞。」假王橫叩頭謝了，站過一邊。元帥又命軍士：「將楊賓、燕必顯二賊推來！」軍士答應一聲：「嚇！」不一會，將二賊推到帳前。元帥拍案怒道：「你二人既被擒來，料難飛去，還是降與不降？」燕必顯睜著兩眼大叫道：「寧可一刀，決不降你！」韓元帥道：「既不肯降，叫軍士與我綁出營門梟首號令。」軍士答應一聲，正待將二人推下階去，忽見一員將官在韓元帥耳邊輕輕說了二句。韓爺又命推轉來，吩咐將燕必顯仍禁後營，叫王橫來道：「這楊賓非比別將，乃是楊么兄弟，理當解上臨安獻俘。你可領兵四名，將他解到岳元帥處，聽他處分，須要小心！」

王橫得令，就辭了韓元帥，將楊賓推入囚車，帶了這四名解軍出營，望著澶州一路而來。不道那四個解軍走了兩步，倒退了一步。王橫坐在馬上，喝叫：「快走！休得慢騰騰的，誤了公事！」那四個解軍自言自語，祇管抱怨：「你是岳元帥的身邊一個使喚的人，反如此大樣。我們辛辛苦苦，沒有一些好處，還要呼喝人！」王橫聽了，好不動怒，就跳下馬來，倒轉鞭杆來打：「你這狗頭，不見天色黑將下來了？進城還有一二□里！要緊重犯，倘有差池，可是當要的！」一個軍士上前叫聲：「將爺，不要動氣。我們今日因帥爺昇帳得早，沒有食得飯飽，其實走不動。你是騎著馬的，那裡曉得？」又一個道：「你不見前面是靈官廟了？我們趕一步到那廟裡，問道士討些酒飯吃飽了，趕快些走就是了。」王橫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快些前去！」

隨即上馬，押著四個軍士推著囚車，一程趕到靈官廟裡。軍士將囚車推放廊下，一個跟著王橫，走到殿上喊道：「有道士走幾個出來！」喊聲未畢，祇見後殿走出兩個中年道士來，問道：「甚麼人在此大呼小叫？」軍士喝道：「該死的賊道！我們是韓元帥差來的將官，押送欽犯進城去的。肚裡餓了，要問你回些酒飯吃。你們卻躲在後頭，不是吃酒，就是賭錢，全不來招接。明日待我們稟過元帥，叫你這賊道不要慌。」那兩個道士陪著笑臉，叫道：「將爺們不要惱。本廟向來香火極盛，近日皆因兵亂年荒，□分清淡。今日乃是靈官老爺昇天之日，本廟道眾各湊些微錢鈔，到城中買得些三牲福物，祭賽了老爺。本廟有的是窖下的陳酒，道士俱在後頭散福，故此有失迎接。這位將爺若不嫌棄，就請到後殿同飲一杯。各位將爺是有犯人干係，我們叫道人送出來，與各位享用罷！」那假王橫原是個貪杯無賴之徒，看見道士□分恭敬，甚是喜歡，便道：「祇是白受你們不當！」道士說：「將來正要老爺們照顧，小道們理當孝敬的。」王橫同了道士到後殿來，卻見七八個道士擺著兩席豐盛酒饌，尚未坐席。見了王橫，一齊迎接施禮，請王橫上面坐定。眾道士你斟我奉，好不湊趣。

那四個軍士押著楊賓在外邊廊下，清清冷冷，等了半日。祇見一個老道士端著幾碗蔬菜，一籮飯，放上幾副碗箸，走來道：「裡邊這位將官說，叫眾位吃了飯，好快些趨路。」放下自去了。那四個軍士□分焦躁，側耳聽那後邊歡呼暢飲，好不鬧熱。一個軍士叫一聲：「哥！我想王橫這狗頭，本是岳元帥跟馬之人，不如我們的出身。今日韓元帥抬舉他做個百總，就這等大模大樣，把我們不當人。若然他將來得了功，還不知怎樣哩！」一個道：「我們本是韓元帥手下兵丁，也不甘心去伏侍這狗男女。明日回去，擠得退了這分糧，我們各自去做個生理罷了。」一個道：「交兵之際，那個准你退糧？祇好逃往金國去投降了四太子，或者倒掙得個出身。」四個軍士你一句我一句，都憤憤不平。那楊賓在囚車內，聽得明明白白，便接口道：「我看你四人容貌雄偉，決非久困之人，今日何苦受那小人之氣？何不同去投了我家大王，必然重用，豈不是好？」四人道：「王爺若肯保我們做個小小職分，我們拚著性命對付了那廝，就放了王爺同去何如？」楊賓道：「你四位果然有心，我就保奏你四人俱為殿前統制。」四人大喜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們作速動手。」就將囚車打開，放出楊賓。四人拔出腰刀，同著楊賓搶入後殿來。那幾個道士見了，俱奔入後面，把屏門緊緊的閉上。王橫坐在上面，醉眼迷離，纔立起身來，早被四個軍士上前一頓亂刀砍死！擁了楊賓一齊出了廟門，將王橫的馬與楊賓騎了，抄著小路，一同望蛇盤山後山而來。

到得山邊，已是定更時分。嘍囉見是三大王回來，連忙開關。楊賓同了四人一直到藏金窟，正值楊梟在殿上和五王爺楊會、元帥燕必達，商議退兵救子之計。忽見楊賓回來，好生歡喜，便問：「我兒怎得回來？燕元帥已怎麼了？」楊賓將兩日之事細細稟明。楊梟便叫那四人上殿問道：「你四人姓甚名誰？」那四人跪下稟道：「小人一名江彩，一名山鳳，一名水和，一名石鳴。」楊梟道：「難得你們好心，救了我兒！」就封為統制之職，分撥在三王爺名下。四人謝了恩，一時改換盔袍，好不榮耀。楊梟便對燕必達道：「今兄尚在韓營，如何得出？你可悄然從後山到湖口水路，上洞庭去見大王，速發救兵到此，共擒韓世忠，好救令兄。」燕必達得令，連夜單騎往洞庭湖去，不提。

再說韓元帥早有探軍來報說：「四個軍士將王橫殺死，同楊賓一同逃去。」便吩咐將燕必顯推來問道：「本帥看你堂堂一表，像個英雄，故不將你解去。何不降順，以立功名？」燕必顯道：「胡說！我弟燕必達現為輔國大元帥，各有家小在山，我怎肯貪生，遺害一家骨肉？」元帥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雖然謀叛之徒，倒也忠義可嘉。本帥仁義之師，何愁楊梟不滅。」叫小校：「可將燕將軍馬匹軍器還他，放他上山。待本帥擒了楊梟父子，再行招撫便了。」當時軍士得令，將燕必顯推出營門，交還了衣甲兵器馬匹。

燕必顯獨自一人到山下叫關，關上嘍囉見是自家元帥，連忙開了關柵，放上山來。燕必顯來到殿上，見了楊梟。楊梟便問：「你怎得回來？」燕必顯將前後事情細細稟明。楊梟大怒道：「胡說！你既不降，自然斬首，或者解往澶州，怎能就輕放了你？你的隱情，我已洞知，必是你先降順了他，故此獨把我兒解往城中，今日想要來騙取家小。」喝叫左右：「與我綁去砍了！」兩邊刀

斧手正要動手，旁邊閃過五公子楊會，上前稟道：「請父王息怒！孩兒見他素有忠義之心。今日之事未見真假，豈可就殺一員大將？不如暫且將他監禁，探聽的實，方可施行。」楊梟道：「既是我兒講情，命左右將燕必顯收監。」又對楊賓道：「今燕必達前往洞庭去請救兵，恐他變生異心。你可帶領四統制一路迎去，接應山上救兵，直搗他的後寨，便可放火為號，我即下山夾攻。不可有誤！」楊賓領令，隨即同了四員新來統制，也從後山抄出小路，望湖口一路迎來。

這裡韓元帥差探子打聽明白，暗暗差人送書知會岳元帥，發兵截殺湖口救兵。一面傳令牛皋、王貴、湯懷、張顯四將，各帶人馬，在蛇盤山半路四下埋伏。岳元帥接書，亦命楊再興、徐慶、金彪三人，帶領人馬，埋伏青雲山下，不提。

再說那燕必達奉著楊梟之命，從後山抄小路來至湖口下船。上了洞庭君山，進殿朝見楊么已畢，將老大王的書送上。楊么看畢，分著忙，遞與軍師屈原公觀看。屈原公道：「主公朝內必有奸細！若不然，朝世忠何以得知藏金窟地方屯紮之處？且發兵去解了蛇盤山之圍再處。」楊么即命奇王鐘義同燕元帥領兵五千，速去救應。

奇王得令，點起人馬，同了燕必達渡過洞庭湖。剛至湖口，恰遇著楊賓同著四個統制迎著。兩邊相見，遂齊往大路火速前來。行至青雲山下，忽聽得一聲炮響，兩邊伏兵齊出，馬上一員大將大叫：「我楊再興奉岳元帥將令，特來拿你，快快下馬受縛！」奇王也不及通名問姓，舉刀便砍。再興搖槍接戰，不上□來合，攔腰一把，把奇王生擒過來，交與徐慶。拍馬來捉楊賓。楊賓見勢不好，不敢交鋒，回馬便走。後邊轉過四員統制，高叫：「楊賓不必驚慌，我等在此，叫你好處去。」四人一齊上前，把楊賓拿下。再興舉眼看時，卻原來是趙雲、周青、吉青、梁興。原來他四人奉看韓元帥軍令，假裝解軍，殺了假王橫，放了楊賓，投了藏金窟，今日得此大功。當時楊再興將楊賓交與金彪，對徐慶、金彪道：「二位賢弟，將二賊帶回城中繳令。我去幫助韓元帥也！」二人領命，飛馬日回澶州而去。

這裡楊再興同著趙雲等四人，將五千嘍囉追殺一陣，殺死大半，其餘盡皆降伏。楊再興帶領三軍，徑至韓元帥營中。趙雲、梁興等四人，飛馬來至蛇盤山叫關。守山軍士見是四人，放上山來，見了楊梟道：「燕元帥果然已投往澶州城去。今三大王同奇王領兵來搗韓營，約明放火為號，大王可即領兵下山，前後夾攻，擒拿韓世忠。」言未畢，忽見嘍囉來報：「山下火光衝天，喊殺不絕，想必是救兵到了。」楊梟即命五公子同了左衛將軍管師彥、右衛將軍沈鐵肩，帶領三千嘍囉下山接應。

三人領令下山，殺奔韓營。行不到幾里，四邊山坳裡金鼓齊鳴。一聲炮響，牛皋等四將伏兵一齊殺出，將楊會等三人截住亂殺。當有嘍囉報上山去，楊梟道：「不好了，中了他伏兵之計了！」遂對護國丞相鄧天美道：「賢卿好生保守山寨，且待孤家自去救應。」隨即點齊二□名護山太保，率領了二千名護山嘍兵，上馬提刀，慌忙下山。但聽得前面喊聲震地，正在混戰。楊梟拍馬搖刀，殺入陣中助戰。四將正在難分勝敗之際，忽聽得一聲喊，一騎馬衝入重圍，乃是楊再興，把槍挑開了楊梟的刀，生擒過馬，竟回澶州。楊會拍馬欲待衝出，被牛皋一鎗打下馬來，軍士用撓鉤搭去。管師彥正在驚慌，鼓聲響處，韓二公子衝進陣來，手起一槍，將管師彥挑於馬下，亂馬一踏，踹為肉泥。沈鐵肩正沒處逃命，被吉青一棒打碎腦蓋，死於馬下。韓元帥催動人馬，直殺至蛇盤山下。那山上有燕必顯手下眾家將，保了燕氏一門家小，放出燕必顯。燕必顯諒難逃脫，正在遲疑，那四將叫聲：「燕將軍，你令弟現在澶州，今楊梟已被擒，何不投順宋朝，以保令弟之命？」燕必顯道：「事已至此，索性拿了楊氏一門，好去獻功。」遂同了四將一齊動手，將楊氏一門良賤百餘口盡皆拿下，獻了蛇盤山寨。韓元帥同眾將上山收拾金帛糧草，裝載車上。把楊梟家口盡上囚車，放火燒了山寨，拔寨回兵。將糧草賊犯解至澶州，到岳元帥營中交納。

韓元帥進營與岳元帥相見，各把前後事一敘，各皆歡喜。岳翁傳令，將楊梟一門一百餘口盡皆綁下。燕必顯前既被擒不降，直至勢促方獻山寨，非出本心，一並斬首。將人頭裝在桶內，差兵護送解上臨安報捷。韓元帥即便辭了岳翁，仍往水口水寨，不表。

且說探子報上洞庭山，說是燕必顯獻了蛇盤山，一門家口盡被宋將拿去澶州，斬道號令，解往臨安去了。楊么聽了，放聲大哭，文武眾臣，亦各悲傷。就命合山掛孝遙祭。又吩咐眾軍：「二大王楊凡現病在府中，恐他聞知此信病體加重，不許走漏消息。」一面與軍師商議發兵，與岳飛決戰，與父母、兄弟報仇。屈原公道：「我軍初敗，心尚未定。且調齊各處人馬，然後直搗澶州，與他決戰不遲。」楊么准奏，遂傳旨各處去調齊人馬，不表。

且說岳翁的差官將人頭解至臨安，進上本章。高宗大喜，傳旨將首級交刑部號令都城。再命戶部頒發糧草彩緞，工部發出御酒三百壇，著禮部加封，差出內臣田思忠，解往澶州岳翁軍前，犒賞三軍。不料內臣發這三百壇御酒，到禮部秦尚書衙門內加封，險些兒使那些衝鋒士卒，幾作含冤之鬼；陷陣將軍，反為枉死之魂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